
广义叙述学 ● ● ● ● ●

作为“叙述-情感技术”的文学： 安格斯·弗莱彻故事科学论^{*}

王长才

摘要：美国学者安格斯·弗莱彻兼具科学与文学背景，他结合神经科学与修辞叙述学提出了“故事科学”，强调叙述与故事对于人类的实用意义。与通常的文学研究不同，安格斯·弗莱彻的故事科学关注故事如何作用于人的大脑，因而将文学视为“叙述-情感技术”。他采用“两步逆向工程”的方法：先追问文学的意义与效果，再追问文学效果的机制。基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弗莱彻展示了文学对人类心灵和情感的作用，凸显了文学的心理效用。

关键词：安格斯·弗莱，故事科学，神经科学，叙述-情感技术，文学发明

Literature as “Narrative-Emotional Technology”: Angus Fletcher’s Story Science

Wang Changcai

Abstract: Angus Fletcher, an American scholar with a background in both

^{*} 本文为四川文艺评论研究中心课题“人工智能时代叙述学的应对与故事思维的发扬”（WYPL-2026001）阶段性成果。

science and literature, combines neuroscience and rhetorical narratology to propose “story science”,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narrative and story for humanity. Unlike conventional literary studies, Fletcher’s story science focuses on how stories influence the human brain, thereby viewing literature as a “narrative-emotional technology”. He employs an approach that involves a “two-step process of reverse engineering”: first, he examines the meaning and effects of literature, and then he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ose effects. Based on neuroscience research, Fletcher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shaping the human mind and emotions, highlighting the psychological utility of literature.

Keywords: Angus Fletcher, story science, neuroscience, narrative-emotional technology, literary inventions

DOI: 10.13760/b.cnki.sam.202601011

美国学者安格斯·弗莱彻 (Angus Fletcher)^① 兼具科学与文学背景, 他结合神经科学与修辞叙述学提出了“故事科学”, 强调叙述与故事对于人类的独特意义。与通常学院派的文学研究不同, 安格斯·弗莱彻的故事科学关注故事如何作用于人的大脑, 因而将文学视为“叙述-情感技术”。他认为故事思维是人类最不会被电脑包括 AI 取代的能力, 是人类创新性的来源, 文学、叙述能够通过神经机制影响大脑, 缓解负面情绪并激发积极品质。因而, 人类可以借由文学发明应对未来挑战。本文首先介绍安格斯·弗莱彻其人及故事科学的理论基础, 其次探讨文学作为“叙述-情感技术”的意涵, 再次说明其“两步逆向工程”方法, 进而评析该理论引发的学术反响与争议。

一、安格斯·弗莱彻其人

安格斯·弗莱彻的经历堪称传奇, 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学位, 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生理实验室工作了四年。在此期间, 弗莱彻慢慢认识到人类大脑与电脑的差异: 后者长于处理数据, 而前者更多

^① 与从事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尤其关注讽喻的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安格斯·弗莱彻 (Angus John Stewart Fletcher, 1930—2016) 并非同一人。

由情感和故事驱动。他随后改变了学术方向，2003 年从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在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耶鲁大学、“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等学校任教。2016 年起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为英文系教授，戏剧、电影及媒介教授，是叙述学界顶级研究机构“叙述项目”（Project Narrative）的核心成员。

与通常学者大多在书斋中潜心研究不同，他不仅教授文学，还从事编剧实践。他曾担任迪士尼、索尼、英国广播公司（BBC）、亚马逊、公共广播电视（PBS）等公司的影视顾问，与包括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在内的多家公司合作，创作了十几部故事片和电视试播集，包括作家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传记片《中土世界》（*Middle Earth*），改编自 E. M. 福斯特小说的《最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改编自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奇幻小说的《微型自由人》（*Wee Free Men*），改编自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小说的《多变的人》（*The Variable Man*）等。他仅利用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的资源与该校戏剧系的演员，就编剧并执导了电影《生存、逃避、抵抗和逃脱》（*S. E. R. E.*，2008）。2009 年与维内特·德万（Vineet Dewan）合作的剧本《沙狗》（*Sand Dogs*）获得第 24 届年度尼科尔编剧奖（Don and Gee Nicholl Fellowships in Screenwriting，为奥斯卡金像奖主办单位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设立的全球最具声望的编剧奖项之一）。他曾获得耶鲁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教学奖，并被《综艺》（*Variety*）杂志列为好莱坞顶级教育家之一。他还受邀在“伟大课程”公司（Great Courses）录制发行了《编剧入门：掌握故事艺术》（*Screenwriting 101: Mastering the Art of Story*，2017）的 DVD 视频课程。

他在学术方面也著述颇丰，专著有《喜剧民主：从古代雅典到美利坚共和国》（*Comic Democracies: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he American Republi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6）、《奇妙作品：文学史上 25 个最强大发明》（*Wonderworks: The 25 Most Powerful Invention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Simon & Schuster，2021，以下简称《奇妙作品》）、《创造性思维：构建战略核心的实战指南》（*Creative Thinking: A Field Guide to Building Your Strategic Core*，U. 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2021）、《故事思维：叙述智能新科学》（*Storythinking: The New Science of Narrative Intelligen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3）、《原始智能：你比自己想象的更聪明》（*Primal Intelligence: You Are Smarter Than You Know*，Penguin/Avery，2025）。他还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叙述》《批判性探究》《新文学史》《哲学史杂志》《纽约科学院年鉴》和

《哈佛商业评论》等期刊上。

除此之外，弗莱彻还身体力行地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他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医学院、南加州大学的脑与创造力研究所等机构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合作，研究叙述故事和理解故事在人类行为和社会中的进化作用。他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斯·M. 费舍尔商学院及其他商学院合作，建立了帮助学生训练大脑的创造力中心。2021年起弗莱彻与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合作，用故事科学培训特种作战人员的领导力和决策技能，因其杰出贡献，2023年他获得了美国陆军公共服务嘉奖勋章（PSCM）。

总之，弗莱彻是位横跨科学与人文、兼顾创作与研究，既有理论建构，也有实践热情的另类学者。

二、“故事科学”的理论基础

安格斯·弗莱彻个人官方网站的“常见问题解答”版块给出了“故事科学”清晰的公式：

神经科学 + 修辞叙述学 = 故事科学 (Fletcher, n. d.)

弗莱彻的故事科学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据，来解释文学的心理效应何以产生。在他的梳理中，故事科学最早的先驱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讨论“净化”，并将其追溯到情节突变等策略。这种探讨人类心理效应产生机制的方法，长期被忽视，甚至失传，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芝加哥大学的文学教授R. S. 克莱因（R. S. Crane）重新发掘。芝加哥学派也被称为“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以R. S. 克莱因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强调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汲取方法而非结论，推崇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方法，即从观众的情感体验（如怜悯与恐惧等）出发，推理诗人如何通过形式安排产生这些效果。之后经过以《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作者韦恩·布斯（Wayne Booth）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到以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修辞叙述理论发展得蔚为大观，成为后经典叙述学中影响最广泛的分支之一。弗莱彻认为自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将修辞叙述理论与神经科学联系起来，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对文学效应的产生机制进行解释。他自己这样描述“故事科学”的思想渊源：

（故事科学）率先将现代神经科学与修辞叙述理论相结合。但运用科学实验揭示故事心理效应的先驱并非我。早在公元前335年，亚里士

多德就在其《诗学》中运用了这种方法。此后数千年间，该方法一度失传，直至20世纪中叶由芝加哥学派重新发扬光大。芝加哥学派孕育出修辞叙述理论教父、叙述项目（Project Narrative）主任吉姆·费伦（即詹姆斯·费伦——引者注）。正是他将我招至俄亥俄州立大学，并支持我进行这项疯狂科学家的研究。（Fletcher, n. d.）

神经科学是“故事科学”的另一理论基础，其核心依据与理论出发点是对人类大脑的认识。弗莱彻提出“故事科学”的起点之一，就是人脑与电脑的差异。

如今AI技术突飞猛进，面对“这场人类巨变”（赵毅衡，2025a, p. 1），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如分析AI生成文本的构成基于“第四理据性”（即“连续性”，continuity）（赵毅衡，2025b），AI基于语言符号交互表现出的“拟主体性”之“人类意识镜像”本质（胡易容，2025）等。而弗莱彻基于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明人脑具有电脑包括AI所无法取代的智能，也就是“故事思维”。弗莱彻在2021年春季号《叙述》杂志上发表了《为什么电脑永远不会阅读（或书写）文学：一个逻辑证明和一种叙述》[“Why Computers Will Never Read (or Write) Literature: A Logical Proof and a Narrative”]，引起质疑（Chun & Elkins, 2022, pp. 104 - 113），而他又以论文《为什么电脑人工智能永远做不到我们想象的那样》（“Why Computer AI Will Never Do What We Imagine It Can”）（Fletcher, 2022, pp. 113 - 137）逐一反驳，重申了自己的主张。此外，他还在多处访谈、演讲、论文和专著中反复阐发自己的观点。最清晰明确的逻辑证明则是《为什么电脑永远不会阅读（或书写）文学：一个逻辑证明和一种叙述》结尾处的总结：

- (1) 文学作品具有修辞功能。
- (2) 文学的全部修辞功能取决于叙述要素。
- (3) 叙述要素依赖于因果推理。
- (4) 机器学习算法无法进行因果推理，因为这些算法是在处理器的算术逻辑单元上运行的，而算术逻辑单元是为运行符号逻辑而设计的，而符号逻辑只能处理相关性。

证明完毕：电脑无法学习使用文学作品所需的因果推理。（Fletcher, 2021a, p. 22）

弗莱彻指出，电脑通过逻辑来运行，它的思考基于确定什么是真，是建立在现在时之上的，比如 $2 + 2$ 的结果永远是4。而当行为被输入一个逻辑系

□ 符号与传媒 (32)

统中时，这个系统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将原因及其结果转化为现在时态的瞬间，也就是说，要让两个不能共存的东西同时存在。在电脑的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中，像“亚里士多德跑步”（Aristotle runs）这个行为在电脑思维中只能是“亚里士多德在跑”（Aristotle is running），也就是说，电脑只能将行动转化为状态进行处理。而当电脑将行动转为状态或性质时，就消除了行动的起源，它不再是起始于某个特定时刻的东西，而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Singularity, 2023 - 03 - 06）电脑的符号逻辑思维可以证明两件事是有关联的（correlation），可以确立“如果 - 那么”（if-then）的关系，但它永远无法证明因果关系（Fletcher, 2021a, p. 16）。人类除了基于逻辑的思考，还能够基于行动思考。而行为基于因果顺序，会考虑时间跨度。叙述就遵循从因到果的机制。因果不能同时发生，必然先有因再有果，因而至少有两个时刻，才会有变化，从而构成故事。电脑只能通过确立关联性来模拟故事，而不可能真正理解与创造故事。比如，在电脑思维中，可以确立同时存在的火与烟的关联，将火等于烟。但故事则是在火与烟之间确立因果关系，是火导致烟。因此，电脑所讲的故事，就像电影，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静态画面构成的，我们看起来活动的画面只是由视觉暂留所确立的幻觉。

尽管 AI 功能强大，但它仅通过句法混合 - 搭配（syntactic mix-and-match）随机拼贴文本，识别预先存在的人类句子的模式，再通过互换句法区块来混合这些模式，是人脑通过加入叙述的成分，将其重新想象为一个故事。AI 无法作为“读者”评估叙述质量，故无法通过反馈改进创作，其“创作”本质是“高级恶作剧”（high-powered prank），AI 通过掩盖根本缺陷制造进步的假象，而非真正创新。“它不能学会如何创新。它可能偶然出现在人们认为是创新的东西上。”（Fletcher, 2021a, p. 127）也就是说，AI 的创新是偶然的，是人类读者认定的，AI 本身缺乏判断力，从而从无创新。

因而，弗莱彻强调“故事思维”这种伴随人类进化的基本能力，它与逻辑能力同样重要却被长期忽略。在如今 AI 拥有远超人类的逻辑能力的情况下，培养故事思维对于人类更有意义。在数据不足之时，故事思维能更有效地应对不确定的形势。而文学则被弗莱彻视为一种有益的技术。

三、文学作为“叙述 - 情感技术”

或许与弗莱彻的科学出身有关，他的“故事科学”有着明确的实用倾

向。在《奇妙作品》中，文学被弗莱彻视为和物理工具同样的工具，“当那些发明（指石斧等物理工具——引者注）转向外部世界，试图应对生存于世的困境时，文学转向内心，试图应对作为我们自身而生存的困境”（Fletcher, 2021b, p. 8）。

他总结文学有两种伟大力量。一是叙述，或讲故事。故事可以把事件连接起来，有开头，有结尾，可以回答诸如“我们的宇宙从哪里来？”“我们死后将去往哪里？”这样的问题。二是激发情感：爱、好奇心、信念等，可以支持、引领人类走出黑暗。（p. 5）“这些作品借助文学强大的叙述力量，以叙述意图回应存在的困惑；又通过文学深厚的情感力量，为彷徨的心灵注入团结与勇气。”（p. 8）因而，弗莱彻故事科学的心理理念是将文学视为“叙述-情感技术”（narrative-emotional technology）。文学之所以被发明，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祖先应对人类生物属性带来的心理挑战，即克服作为人类而产生的怀疑与痛苦（p. 9）。

弗莱彻将文学视为“叙述-情感技术”还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神经科学家们借助脉搏监测仪、眼动追踪器、脑部扫描仪等设备来监测人们阅读各类文学作品时的脑部活动。尽管这类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也存在争议与未解之谜，但其发现仍极具启发性：“它们描绘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展现了文学创作如何激活我们大脑的不同区域——杏仁核的情感中枢、默认模式网络的想象枢纽、顶叶的精神节点、共情系统的心灵软化器、前额叶神经元的上帝视角提升器、尾状核的快乐注射器、视觉皮层的迷幻通路——从而缓解抑郁、减轻焦虑、提升智力、增强精神能量、点燃创造力、激发信心，并以无数其他心理益处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p. 11）文学借助叙述和情感与我们大脑的不同区域发生联结，从而产生特定效用，而弗莱彻就致力说明文学的各种“发明”作用于人类大脑的具体机制，从而使人们有针对性、目的性地阅读文学。他的《奇妙作品》列举了文学史上的25项文学发明，有一些可缓解常见精神压力，如哀伤、怨恨、悲观、羞愧、悲痛、思虑、应激、自我怀疑、麻木、孤独；有一些可以增强能带来幸福感的品质，诸如勇气、爱、好奇心、信念、精力、想象力；还有一些可以培养实用的人生技巧，诸如发散思维、解决问题、消除偏见、反事实推理、认知灵活性、再学习法、自省等。《奇妙作品》一书甚至像一本自助手册，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借助文学来解决自身问题的便捷方式。因而，弗莱彻特别强调文学对人类的实用性。他总结道：

文学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强大的技术。为什么？因为文学让我

□ 符号与传媒 (32)

们能够充分挖掘大脑的潜力，而大脑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存在，无论用于善还是用于恶。借助文学，你可以让大脑发挥出最佳状态。你可以解决它的情绪障碍，使其摆脱愤怒、悲观和悲伤的束缚。你可以增强它的仁慈与希望。它能变得更具创造力、更善于适应、更富韧性、更富想象力、更具科学性、更公正无私、更具远见卓识。(p. 11)

四、方法：两步逆向工程

弗莱彻的“故事科学”关注文学对于人类的实用意义，他的方法则是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两步逆向工程” (a two-step process of reverse engineering)，先考察文学的“效果” (what)，即惊奇、共情等特定心理影响，进而回溯“机制” (how)，即叙述元素 (如情节、人物、叙述者) 的设计，并辅以神经科学的依据。

该行动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首先，识别文学的效果 (*what literature does*)；其次，反向追溯以揭示文学如何实现这种效果 (*how literature does it*)。所谓效果 (*what*)，即文学作品产生的特定心理效应——这种效应通常与情感紧密相连。“如何实现” (*how*) 则是驱动这种效果的独特文学创造，这种创造通常源于某一叙述核心要素：情节、人物、故事世界或叙述者。(p. 15)

他的《奇妙作品》正文分为 25 章，每章讨论一项文学发明，大概分为三部分：一是以故事呈现的人类创造此项发明的背景；二是这项发明的作用机制，包括其背后的神经科学原理；三是阅读建议，读者可以在何处找到这项发明。他也希望读者通过对“两步逆向工程”的反复练习，从文学创造中获益。

比如，《奇妙作品》第一章讨论的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着眼点是“勇气”，认为它尽管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但最成功之处在于，它通过叙述技巧给读者注入勇气，让读者自己能成为英雄。古代史诗会运用“上帝之声” (God voice)，以洞察万物的至高存在发出声音，从而以“惊叹” (wonder) 和“恐惧” (fear) 两种强大的情感直指读者心灵。但荷马的发明是“全能之心” (Almighty Heart)，即一种人类化的上帝之声，结合了神的声音的宏大和凡人的情感，使读者感受到与自己相关联的宏大声音，从而在令人恐惧的世界中振作起来。

为何如此呢？弗莱彻从神经科学角度加以解释。勇气涉及大脑中的威胁响应网络：杏仁核可以感知危险，触发交感神经系统，释放肾上腺素和内啡肽，提高心率，减轻疼痛，提供能量，但这只帮助我们逃避危险；杏仁核后方蝶鞍中的脑垂体在感知到附近有他人受威胁时，会释放催产素；催产素使人类遇险时做出不同于大多数动物的反应，带来“关怀与交友”（tend and befriend）这一更有效的生存策略，而非独自战斗或逃跑。勇气则是三种神经化学物质的结合：肾上腺素飙升导致血流加速获得能量，内啡肽可以麻痹痛感，催产素带来社会纽带，从而让我们充满能量、鼓足勇气。现代研究表明，身处困境时的集体歌唱能增强脑垂体对焦虑同伴的感知，从而提升血液中的催产素水平。当人们通过祈祷感受到与自己同在的神明之时，也同样能引发类似的血液中催产素水平的上升。这就是雅典人唱起颂歌（Paean）点燃勇气的原因。而整部《伊利亚特》让读者不用歌唱就能释放催产素，这就是荷马的发明，用叙述者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成为身处险境的合唱团的一员。《伊利亚特》开篇的“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忿怒……”（荷马，1994，p. 1）^①就立刻让读者置身于合唱之中，直面威胁，激发读者的脑垂体进入“关怀与交友”状态。弗莱彻也比较了《圣经·创世记》与《伊利亚特》叙述的风格与焦点的差别，指出后者的创举是将凡人的感情和广袤的宇宙融合成一种人格化的远见。（Fletcher，2021b，pp. 29 - 40）

接下来，弗莱彻推荐了可以激起勇气的作品，除了经典文学作品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也推荐了影视剧《角斗士》（*Gladiator*）、《冷暖人间》（*Peyton Place*）、《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实习医生格蕾》（*Gray's Anatomy*）。

其他章节大多近似，弗莱彻讨论了诸如“隐秘袒露器”（Secret Discloser，萨福的抒情诗、中国《诗经》中爱情颂歌）、“共情生成器”（Empathy Generator，《旧约·约伯记》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安宁提升器”（Serenity Elevator，伊索寓言、柏拉图的《美诺篇》）、“警觉触发器”（Vigilance Trigger，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悲伤化解器”（Sorrow Resolver，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心灵之眼开启器”（the Mind-Eye Opener，约翰·多恩的诗歌）、“爱情护甲”（Valentine Armor，简·奥斯特丁、亨利·菲尔丁的小说）、“压力转换器”（Stress Transformer，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生命进化器”（Life Evolve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① 弗莱彻《奇妙作品》中的引文为“Sing, goddess, of the anger”，未注明译本信息。

圣奥古斯丁、让-雅克·卢梭的自传)、“感恩倍增器”(Gratitude Multiplier, 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意识堤岸”(Riverbank of Consciousness, 弗吉尼亚·伍尔夫、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人性连接器”(Humanity Connector, 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莎士比亚的经典独白)等发明,以神经科学知识指出其作用于大脑的机理,并推荐相应的其他作品,涵盖从古代到现代的多种文学体裁,跨越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尽管讨论了文学史上令人敬仰的经典名作,但与通常文学研究著作不同,《奇妙作品》的重心不在于经典本身的细读与阐释,也没有突出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它考察的是文学对于人类的实用价值。作为一种叙述-情感技术,文学中的某些发明可以使读者获得相应的心理效应,以化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部书更像是一部心理疗愈的实用指南,文字浅显,条目清楚,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以便有针对性地用文学技术解决实际心理问题。这也应该是它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

五、反响与争议

在《奇妙作品》中,弗莱彻将文学视为一种“叙述-情感技术”,总结发掘出一系列“发明”,并指出其引起心理效应的神经科学依据,令人耳目一新,得到了许多赞誉。南加州大学大脑与创造力研究所主任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主任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哥伦比亚叙述医学项目执行主任丽塔·查隆(Rita Charon)等学者称赞有加,也有多位文学研究者给予高度评价。比如,芝加哥资深文学教授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在《文体》(Style)杂志发表了长篇书评,称:“安格斯·弗莱彻的这本极具创新性的著作读来令人愉悦。书中深入探讨了文学在缓解人类心灵痛苦、引导人们走向明智与自信之路方面的巨大作用。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弗莱彻分析了文学的三大主要功能:启迪智慧、带来愉悦以及激发情感。这些功能早在古代就被思想家们明确界定——用西塞罗的话来说,就是‘教导、愉悦、促动’(docere, delectare, movere);而弗莱彻则以一种新颖、出人意料且极具说服力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这些功能。”(Pavel, 2021, p. 512)

但也有论者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比如,“文学达尔文主义”(Literary Darwinism)的倡导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在长篇评论中,几乎全面否定了该书的价值(2021)。网络杂志《石板》(Slate)的读

书与文化专栏作家、美国知名书评人劳拉·米勒（Laura Miller）言辞激烈地批评弗莱彻将文学史上的杰作缩减为类似 TED 演讲一样的自我提升的手段，是为并不真正喜欢文学的人写的。（Miller, 2021-03-01）

笔者赞同弗莱彻“故事科学”高扬故事思维的立场，深感文学、叙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仍被低估，需要更多努力来改变主流社会的看法。或许正是考虑到让大众读者更易接受从而扩大影响，弗莱彻特意采用了文学笔法，其通俗易懂的畅销书式的著述风格以严格学术标准来衡量的确有些不够严谨，也有一些牵强附会之处。有些提法新颖有趣，但有将文学复杂的精神探索简单化之嫌。比如，《奇妙作品》中论及《红楼梦》是在第十章《接纳自我》（“Achieve Self-Acceptance”），弗莱彻用文学笔法写了青年曹雪芹科考失利而深深感到羞耻，无意之中读到了《庄子》中的“混沌之死”“庄生梦蝶”，从而得以解脱。后来弗莱彻意识到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更具有心理上的感染力，因为它们具有两种发明，即“隐秘袒露器”和“共情生成器”，不过，它们因追求秩序而非混乱诱发了负面情绪羞耻，由此，曹雪芹除了使用上面两种发明，还在《红楼梦》中另独创了两种发明以减轻羞耻：一是“世界的梦境”（Dream of the World，指太虚幻境与实际环境互为虚实）；二是“等边三角恋”（Equilateral Love Triangle，即难分主次、同等重要的爱恋对象，指对于宝玉而言，黛玉与宝钗一阴一阳，不分伯仲）。（Fletcher, 2021b, pp. 153-165）这种解释或许会令许多中国读者在新奇之余感到啼笑皆非，尽管如此，弗莱彻从神经科学角度对文学的重新审视，还是给人以启发。

结 语

弗莱彻结合修辞叙述理论与神经科学，倡导“故事科学”，其突出特点是追求实用性，即将文学作为技术工具，读者可以有针对性地阅读文学作品以进行心理调节，从而缓解悲痛、孤独、焦虑、麻木、抑郁、悲观、无聊等负面情绪，激发创造力、勇气、爱、同情心、希望、欢乐。这种看待文学的方式的确有功利性的一面，似乎有将文学简单化的倾向。但弗莱彻的抱负显然并不是仅仅提供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他要做的就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叙述-情感技术，使其可以为人类所用，以产生有益的效果。他与美国军方、商学院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也是证明。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可能最有吸引力的部分，是看弗莱彻如何结合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文学史上的杰作及各种技巧，并给予新的解释。“故事科学”提出时间尚不长久，还在发展之中，

□ 符号与传媒 (32)

但其跨学科视野已为人类应对 AI 挑战提供了富有潜力的新路径。这一新兴领域的动向无疑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引用文献:

- 荷马 (1994).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罗念生, 王焕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胡易容. (2025). “机器他者”与“符号自我”: 论智媒的交互主体性. 符号与传媒, 1, 19 - 34.
- 赵毅衡. (2025a). “AI 符号学”编者前言. 符号与传媒, 1, 1 - 2.
- 赵毅衡. (2025b). “第四据性”与 AI 文本的构成. 符号与传媒, 1, 3 - 18.
- Carroll, J. (2021). Angus Fletcher's Other Literary Darwinism. *Evolutionary Studies in Imaginative Culture*, 5 (2), 99 - 108.
- Chun, J., & Elkins, K. (2022). What the Rise of AI Means for Narrative Studies: A Response to “Why Computers Will Never Read (or Write) Literature” by Angus Fletcher. *Narrative*, 30 (1), 104 - 113.
- Fletcher, A. (n. d.). *FAQ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ngusfletcher.co/faqs>.
- Fletcher, A. (2021a). Why Computers Will Never Read (or Write) Literature: A Logical Proof and a Narrative. *Narrative*, 29 (1), 1 - 28.
- Fletcher, A. (2021b). *Wonderworks: The 25 Most Powerful Invention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Fletcher, A. (2022). Why Computer AI Will Never Do What We Imagine It Can. *Narrative*, 30 (1), 114 - 137.
- Miller, L. (2021 - 03 - 01). Enough With Literature as Self-Improv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slate.com/culture/2021/03/wonderworks-angus-fletcher-review.html>.
- Pavel, T. (2021). Angus Fletcher. *Wonderworks: The 25 Most Powerful Invention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Style*, 55 (4), 512 - 523.
- Singularity. (2023 - 03 - 06). FBL93: Angus Fletcher-Why Storytelling Will Prevent AI Domina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u.org/feedback-loop/why-storytelling-will-prevent-ai-dominance>.

作者简介:

王长才,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叙述学研究。

Author:

Wang Changcai,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narratology.

E-mail: Wang_changcai@163.com